苦工

我做大學教授已經很多年了，我注意到大學男生屬於白面書生的已經是非常少了，大多數男生都有很健康的膚色，可是比起在外面做工的工人來說，似乎我們的大學生仍然白得多了。張炳漢是少數皮膚非常黑的那種大學生，難怪他的外號叫作「小黑」，我是他的導師，第一天導師生面談，他就解釋給我聽為何他如此之黑，他說他從高二開始就去工地做小工，再加上他是屏東鄉下長大的，所以皮膚黑得不得了。他說他家不富有，學費和生活費都要靠哥哥，而他哥哥就是一位完全靠勞力賺錢的建築工人，他大一暑假就跟著他哥哥打工，賺了幾萬元。

有一天，一位屏東縣社會局的社工人員來找我，他告訴我一件令我大吃一驚的事，他說張炳漢的父母絕不可能是他的親生父母，因為他們血型都是O型，而張炳漢卻是A型，他們早就發現了這個個案，經過腦資料庫不斷的搜尋，他們總算找到了他的親生父母。長話短說，我只在這裡說一個強有力的證據：他們發現張炳漢其實是走失的孩子，他現在的父母領養了他，而他被發現時穿的衣服也有很清楚的記錄，當時他只有二歲，十八年來，他的親生父母仍保留著當年尋人的廣告，也從未放棄過找他的意念，那個廣告上的衣服和小黑當年被找到的完全吻合，再加上其他的證據，他們已可百分之百地確定小黑可以回到親父母懷抱了。社工人員問我小黑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，我告訴他小黑性格非常爽朗，他建議我們就立刻告訴他這個消息。小黑聽到了這個消息，當然感到十分地激動，可是，他告訴我，他早就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是他的親生父母，血型是一個因素，另一個因素是他和他哥哥完全不像，他哥哥不太會唸書，國中畢業以後就去做工了，他卻對唸書一點困難也沒有，他哥哥體格也比他強壯得多。他們倆唯一相同之處是口音，可是他認為這是因為他從小學他哥哥的緣故。

不要看小黑年紀輕輕，他的決定卻充滿了智慧，他說他不知道他的親生父母是什麼人物，是不論他們是什麼人，他的身分證上父母欄不會改變，他的理由非常簡單：他們對我這麼好，收養了我，含辛茹苦地將我帶大，我這一輩子都會認他們為爸爸媽媽。至於親生父母，我會孝順他們，將他們看成自己的父母，只是在法律上，我不要認祖歸宗了。

我和社工人員都為小黑的決定深受感動，社工人員告訴小黑，他的生父是一位地位不小的公務員，生母是中學老師，他們還有一個兒子，比小黑小一歲，念大學一年級，他們住在台北。小黑表現得出奇鎮靜，他要和社工人員一齊回屏東去，將這一切告訴他的爸爸媽媽，他的爸爸媽媽是典型的鄉下好人，他們聽到這個好消息立刻和台北方面聯絡，約好週六小黑去台北見他的親生父母。誰陪他去呢？這個責任落到我和太太身上，我們夫婦二人抓了小黑，到街上去買了新的牛仔褲，新的花襯衫，當時已冷了，我們順便又替他買了一件新毛衣，星期六一早就從台中開車去台北「相親」。

小黑雖然是個壯漢，可是當他走下汽車的時候，兩腿都有點軟了，幾乎由我和太太扶著他進電梯上樓，大門打開，小黑的媽媽將他一把抱住，哭得像個淚人兒，小黑有沒有掉眼淚，我已不記得了，我發現小黑比他媽媽高一個頭，現在是由他來輕拍安慰媽媽。事後，他告訴我，當天他在回台中的火車上，大哭一場，弄得旁邊的人莫名其妙。我和我太太當然識相地只坐了半小時就走了，半小時內，我觀察到他的親生父母都是非常入情入理的人，他的弟弟和他很像，可是白得多，和小黑一比，真是所謂的白面書生了。我心中暗自得意，覺得還是我們的小黑比較漂亮，尤其他笑的時候，黝黑的臉上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齒，有一種特別男孩子的魅力。

小黑收到了件夾克做為禮物，是滑雪的那種羽毛衣，小黑當場試穿，完全合身，這也靠我事先通風報信，將小黑的尺寸告訴了他的親生父母。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，小黑要我請客，將他的「雙方家長」都請到台中來，我這個導師只好聽命，除了兩對爸媽以外，我還請了小黑的哥哥和他的親弟弟，因為大家都是很真誠的人，宴會進行得十分愉快，我發現小黑的哥哥的確比他壯得多，我又發現小黑的弟弟比他們白了太多，小黑好像感到這一點，他說他還有一個綽號，叫做「非洲小白臉」，他顯然希望由此說來縮短他和弟弟間的距離。小黑的帳戶中增加了很多錢，可是小黑的生活一如往常，只是週末有時北上台北，有時南下屏東，他的親生母親一開始每天打電話來噓寒問暖，他只好求饒，因為同學們已經開始嘲笑他了。大二暑假開始，小黑向我辭行，我問他暑假中要做什麼？他說他要去做苦工，我暗示他可以不必擔心學費和生活費了，他說他一定要再去屏東，和他哥哥在一起做一個暑假的苦工，他要讓他哥哥知道他沒有變，他仍是他的弟弟。

我知道屏東的太陽毒得厲害，在烈日之下抬磚頭、搬水泥，不是什麼舒服的事，我有點捨不得他做這種苦工。小黑看出了我的表情，安慰我，教我不要擔心，他說他就是喜歡做苦工，他還告訴我他做工的時候，向來打赤膊打赤腳，這是他最痛快的時候。可是小黑沒有騙得了我，我知道小黑不是為喜歡打赤膊、打赤腳而去做苦工的，如果僅僅只要享受這種樂趣，去游泳就可以了，我知道他去做工，完全是為了要作一個好弟弟。小黑大三沒有做工了，他是資訊系的學生，大三都有做實驗的計畫，整個暑假都在電腦房裡，他自己說，他一定白了很多。暑假快結束的時候，我看到小黑身旁多了一個年輕人，在他旁邊玩電腦，我覺得他有點面善，小黑替我介紹，原來這就是他弟弟，可是我怎麼辦都認不出來了。他過去不是個白面書生嗎？現在為什麼黑了好多，也強壯多了？小黑的弟弟告訴我，他已經打了兩個暑假的苦工，都是在屏東，兩個暑假下來，他就永遠黑掉了，我忍不住問他，難道他也需要錢嗎？小黑的弟弟笑了，黝黑的臉，露出了一嘴的白牙齒，他指著小黑對我說「我要當他的弟弟」。

在烈日下做了兩個暑假的苦工，他真的當成小黑的弟弟了。